

前漢書

來



前漢書目錄

帝紀十二卷

第一卷

高祖邦

第二卷

惠帝盈

第三卷

高后雉

第四卷

文帝恒

前漢書目錄

漢書

十五

宋列明修
存八冊

第五卷

景帝 啓

第六卷

武帝 徵

第七卷

昭帝 嬰

第八卷

宣帝 詢

第九卷

元帝 奭

第十卷

成帝 騫

第十一卷

哀帝 欣

第十二卷

平帝 衍

年表八卷

第一卷

異姓諸侯王表

第二卷

諸侯王表

○ 第三卷

王子侯表上

王子侯表下

○ 第四卷

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 第五卷

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第六卷

外戚恩澤侯表

第七卷

○ 第八卷

百官公卿表上

百官公卿表下

古今人表

志十卷

第一卷

律歷志上

律歷志下

第二卷

禮樂志

第三卷

刑法志

第四卷

食貨志上

食貨志下

第五卷

郊祀志上

郊祀志下

第六卷

天文志

第七卷

五行志七上

五行志七中之上

五行志七中之下

五行志七下之上

五行志七下之下

第八卷

地理志上

地理志下

第九卷

溝洫志

第十卷

藝文志

列傳七十卷

第一卷

陳勝

項籍

第二卷

張耳

陳餘

第三卷

魏豹

田儼

韓王信

第四卷

韓信

彭越

英布

盧綰

吳芮

第五卷

荆王賈

燕王澤

吳王濞

第六卷

楚元王交

劉向子歆

第七卷

季布

欒布

田叔

第八卷高五王

齊悼惠王肥

趙隱王如意

趙幽王友

趙共王恢

燕靈王建

第九卷

蕭何

曹參

第十卷

張良

陳平

王陵

周勃

第十卷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灌嬰

傅寬

靳歙

周緜

第十二卷

張倉

周昌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第十三卷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婁敬

叔孫通

第十四卷

淮南厲王

衡山王

濟北王

第十五卷

蒯通

伍被

汪充

息夫躬

第十六卷

石奮

衛綰

直不疑

周仁

張敖

第十七卷

文三王

梁孝王 代孝王 梁懷王

第十八卷

賈誼

第十九卷

爰盎 鼂錯

第二十卷

張釋之 馮唐 汲黯

鄭當時

第二十一卷

賈山 鄒陽 枚乘

路溫舒

第二十二卷

竇嬰 田蚡 灌夫

第二十三卷 景十三王

河間獻王 德 臨江哀王 闕

臨江閔王 榮 魯恭王 餘

江都易王 非 膠西王 端

中山靖王 勝 長沙定王 發

廣州惠王 越 膠東康王 寄

趙敬肅王嘉祖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

第二十四卷

李廣孫陵

蘇建字武

第二十五卷

衛青

霍去病

第二十六卷

董仲舒

第二十七卷

司馬相如上

司馬相如下

第二十八卷

公孫弘

卜式

兒寬

第二十九卷

張湯子安世

安世子延

第三十卷

杜周子延年

延年子緩

緩弟鈞

第三十一卷

張騫

李廣利

第三十二卷

司馬遷

第三十三卷 武五子

齊懷王 燕刺王

廣陵王胥 昌邑王

第三十四卷上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

第三十四卷下

嚴安 終軍 王褒

賈捐之

第三十五卷

東方朔

第三十六卷

公孫賀 子騫 劉屈氂 車千秋

王訢 楊敞 弟惲 蔡義

陳萬年 子咸 鄭弘

第三十七卷

楊王孫 胡建 朱雲

梅福 玄敞

第三十八卷

霍光 金日磾 子安上

○第三十九卷

趙充國

辛慶忌

○第四十卷

傅介子

常惠

鄭吉

甘延壽

陳湯

段會宗

第四十一卷

雋不疑

疏廣

于定國

薛廣德

平當

彭宣

○第四十二卷

王吉

貢禹

龔勝

龍美舍

傳去爾

鮑宣

○第四十三卷

韋賢子遂成

○第四十四卷

魏相

丙吉

○第四十五卷

眭弘息隨反

夏侯始昌

夏侯勝

京房

翼奉

李尋

○第四十六卷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王尊

王章

第四十七卷

蓋寬饒

諸葛豐

劉輔

鄭崇

孫寶昌

毋將隆

何並

第四十八卷

蕭望之子育咸由

第四十九卷

馮奉世

第五十卷宣元六年

淮陽王欽

楚孝王壽

東平思王定

中山哀王章

中山孝王興

第五十一卷

匡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第五十二卷

王商

史丹

傅喜

第五十三卷

薛宣

朱博

第五十四卷

程方進

第五十五卷

谷永

杜鄴

第五十六卷

何武

王嘉

師丹

第五十七卷

楊雄上

楊雄下

第五十八卷

儒林

丁寬

施讎

孟喜

梁丘賀

京房

費直

高相

伏生

歐陽生

林尊

夏侯勝

周堪

張山拊

孔安國

申公

王式

轅固

后蒼

韓嬰

趙子

毛公

孟卿

胡毋生

嚴彭祖

顏安樂

瑕丘公

房鳳

第五十九卷

循吏

文翁

王成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第六十卷

酷吏

鄧都

甯成周陽

趙禹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咸宣

田廣明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第六十一卷

貨殖

范蠡

子贛

白圭

猗頓

烏氏羸

巴寡婦清

蜀卓氏

程鄭

孔氏

丙氏

刁間

師史

任氏

第六十二卷

游侠

朱家

楚四神

劇孟

王孟

郭解

萬章

樓護

陳遵

原涉

第六十三卷

佞幸

鄧通

趙談

韓嫣

李延年

石顯

淳于長

張放

董賢

第六十四卷

匈奴上 匈奴下

第六十五卷

西南夷 南粵王 閩粵王

朝鮮

第六十六卷

西域上 西域下

第六十七卷

外戚上 外戚下

第六十八卷

元后

第六十九卷

王莽上 王莽中 王莽下

第七十卷

叙傳上 叙傳下

西漢十二帝起高祖元年乙未盡

王莽地皇四年癸未合二百三十

九年

十二帝紀二十三卷

八表八卷

十志二十八卷

七十列傳七十九卷

前漢目錄終

前漢目錄終
卷之七十九
七十列傳七十九卷
班固撰

高紀第一上

師古曰紀理也統理衆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班固

漢書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為功最

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為郡而豐為縣師古曰沛者

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本稱以說之也此下言縣鄉邑皆喻之故知邑繫於縣也

姓劉氏

師古曰本出劉累而范氏在秦者又為劉因以為姓

媪女老稱也孟音是矣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媪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識

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史迁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他皆類此

大澤之陂

師古曰蓄水曰陂蓋於澤陂隈塘之上休息而寢寐也陂音彼皮反

夢與神遇

師古曰

不期而會曰遇是時雷電晦冥

師古曰晦冥皆謂暗也言天雷電而雲霧晝暗

父太公往

師古曰

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娘應劭曰娘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娘音身

漢史身多作娘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詵是也漢書皆以娘為任身身字邑姜方震自為震動之字不作震遂產高祖高

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

音準的之推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頰權衡史記秦始皇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頰字豈當借準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

美須髯師古曰在頰曰頰在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師古曰今中

厲子吳楚俗謂之誌者誌記也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師古曰豁然開大常

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應劭曰試用補吏為

泗上亭長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廷中吏無所

不狎侮師古曰廷中郡府廷之中廷音定他皆類此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

貫酒如淳曰武姓也俗謂老母為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為老母為負耳王媪

王家之媪也武負武家之母也貫賒也李登曰媪並音武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貫以為證驗此說非也假今地名為射自是假借亦猶鮑陽音紂連字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有意義豈得即定其字以為正音乎

時飲醉卧武負

王媪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酷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

師古曰以簡

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者役也文穎曰咸陽今渭北渭城是也師古曰咸陽秦所都

縱觀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喟然大息

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師古曰喟歎息貌大息言其歎息之大喟音丘位反單父

人呂公孟康曰單音善父音甫師古曰地理志山陽縣也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

家焉師古曰與沛令相善因辟仇亡匿初沛中豪桀吏聞令

有重客皆往賀師古曰以禮物相慶曰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

進文類曰主賦欵禮進為之師也鄭氏曰主賦欵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賚又作賚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為進賚又音才忍反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家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賭者之財疑充會食義又與此通令

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師古曰令號令也大夫客之貴者總稱耳

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師古曰素故也謂舊時也易輕也弋破反乃給為謁

曰加賀錢萬應劭曰給欺也師古曰為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蓋當時自陳姓名并列賀錢數耳給

音徒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師古曰以其錢在反

多故特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

禮之坐師古曰上坐尊處也令於尊處蕭何曰劉季固多天

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師古曰詘曲憚也

音丘勿反酒闌文類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目固留高

祖師古曰不欲對坐者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顯言故動目而留之

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

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師古曰息生也酒罷呂媪怒呂

公曰公始常欲竒此女與貴人師古曰竒異也謂顯而異之而嫁於貴人沛

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

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師古曰卒終也呂公女即呂后也生

孝惠帝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高祖嘗告

呂后謂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謀齊悼惠王尊魯元公主為太后當時並已謂之元不得為謚也韋說失之

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鑿漢律吏二千石有

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

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予賜皆歸師古曰告者請訪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假為嗶嗶二音別無別義固當依本字以讀之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札記曰若不

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

師古曰舖食之舖屈原曰舖其糲是也舖音必胡反 童子無不舖也呂氏春秋曰下壺殲以舖之是也父奉不飲后因食之故言舖也舖音必胡反 老父相后曰夫人

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

師古曰言因有此男故大貴 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

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

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

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

如淳曰言并得君之貴相也以或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子

以君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似也鄉讀曰嚮 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

父言不敢忘德師古曰誠實也 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

祖為亭長乃呂竹皮為冠今求盜之薛治應劭曰以竹始生皮

作冠今鸛尾冠是也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文穎曰高祖居貧志大取其約省與衆有異韋昭曰竹皮竹筴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為帳師古曰之往也竹皮筴皮謂筴上所解之篳耳非竹筴也今人亦往往為筴皮巾古之遺制也韋說失之呂古以字簿音託 時時冠之

師古曰愛珍此冠及 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

師古曰後遂號為劉氏冠者即此冠也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

氏冠者 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

應劭曰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

往作文穎曰在新豐南 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

師古曰度音徒 夜

各反比音必寐反他皆類此 到豐西澤中亭止飲

師古曰豐邑之西其亭在澤中因以為名 皆解縱所送徒師古曰縱放也 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

師古曰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師古曰被酒

逝往也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師古曰被酒

若為酒所加夜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令一

人行前師古曰行案行也音胡更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

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

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困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

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

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

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

漢也殺之者明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師古曰謂欲苦之

蘇林曰欲困苦辱之師古曰今書嫗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

人至高祖覺師古曰覺謂寢寐告高祖高祖乃心獨

喜自負應劭曰負恃也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

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師古曰厭塞也音一涉反高祖

隱於芒碭山澤間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

音唐師古曰碭亦音宕所言屬沛國梁國者皆是注呂后與人俱

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

氣故從往常得季師古曰言隨雲氣高祖又喜沛中子

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

故稱秋七月陳涉起斬蘇林曰斬音機至陳自立為楚

王李奇曰秦滅楚楚人怨秦故涉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

因民之欲自稱楚王從民望也

地師古曰凡言略地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功力少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多

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

何曹參師古曰曹參為掾蕭何為主吏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

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師古曰時苦秦虐政賦役煩多故有逃亡辟吏可

得數百人因以劫眾師古曰劫謂威脅之眾不敢不聽乃令樊

噲召高祖師古曰噲音快高祖之眾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

從高祖來沛令後懷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師古曰保城守者

守其城也守音符他皆類此欲誅蕭曹師古曰保安也高祖

自安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

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師古曰屠曰屠

謂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

即室家完師古曰完全也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

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

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師古曰擾亂也全置將不善一敗塗

地師古曰一見破敗即當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師古曰能謂材也本獸名形似熊

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能不能完父兄子弟師古曰鄉邑之人老及長者父兄之

行少及幼者子弟之黨故總而言之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皆蚤自

愛恐事不就師古曰成就也後秦種族其家師古曰誅及種族也盡讓高

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上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眾莫肯為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他皆類此

高祖乃立為沛公

孟康曰楚舊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

黃帝祭蚩尤於沛廷

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

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也師古曰瓚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用兵篇而非三朝記也其餘

而釁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為釁臣瓚曰禮記及大戴禮

則如應說沛廷沛縣之廷

有釁廟之祀北皆無祭事師古曰許慎云釁血祭也然即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為釁安在其無祭事乎又古人新成鐘鼎亦必釁之且敢釁呼為義應氏之說亦未

旗幟皆赤師古曰幟標也音式志反旗旂之屬幟即總稱焉史家字或作識或

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

人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橫起

齊服虔曰儋音魚擔之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

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釋其水本出藍田北界

橫領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秦將章邯

距破之蘇林曰邯音酒酣之酣師古曰音下甘反秦二年十月文頴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即位

周火德以五勝之法勝火者水秦文公獲黑龍此水德之瑞於是沛公更名河為德水十月為正月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為歲首

攻胡陵鄧展曰屬山陽章帝方與鄭氏曰音房還守豐秦

泗川監平將兵圍豐文頴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其名也師古

曰泗川郡川字或為水其實一也二日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

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如淳曰秦并天下為

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此泗川有監有守壯其名也走至戚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如淳曰音將毒反師古曰東海之縣也讀如

本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沛公還軍亢父

鄭氏曰亢音人相抗谷父音甫屬任城郡至方與趙王武臣為其將所殺十

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略地黽沛

使人謂雍齒曰黽故梁徙也文穎曰晉大夫畢萬封魏今河東河北縣是也其後為秦所逼

都今魏郡魏縣是也至文侯孫惠王畏秦後徙都大梁今浚儀縣大梁

亭是也故世或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至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

豐故曰豐故梁徙也臣瓚曰史記又出本畢萬居魏昭子徙安邑文侯

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于大梁師古曰魏不常都

於魏郡魏縣瓚說是也其他則如文氏之釋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

魏魏以齒為侯守豐師古曰封為侯因令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

雅不欲屬沛公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師古曰

沛公攻豐不能取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

子弟畔之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為趙王鄭氏曰歇音道

絕之邊蘇林曰歇音毒歇師古日依本字以請之不當借音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

楚王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景駒楚族景氏駒名也晉人嘉初起於郊號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

者姓甯時人師古曰東陽甯君又秦嘉一人是也東陽者為其所屬縣名甯君在留師古曰留縣名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

見景駒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

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師古曰從謂追討也尚書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司馬臣將兵北定楚地

如淳曰臣章邯司馬師古曰臣古夷字屠相師古曰相縣名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

兵西與戰蕭西師古曰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師古曰拔者破城邑而取之言若拔樹不奔得其根也收碭兵得六千人

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師古曰下邑縣名還擊豐

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

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弟九爵名以五

大夫為將凡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五月項

羽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師古曰別將謂小將別在他所者六月沛

公如薛師古曰如往也他皆類此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

懷王應劭曰六國為秦所并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故求其後立為楚懷王以祖謚為號順民望也章邯破

殺魏王各齊王田儋於臨濟師古曰破其軍而殺其身七月大霖

雨師古曰雨三日以上為霖沛公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

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

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

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約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陋也

是知北即訓乖訓敗無勞至城陽攻屠其城軍濮陽

借音韋昭之長竝為妄矣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卒自振迅而起晉灼曰左

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守為固也張晏氏云振廢帶如說是也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

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

略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田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由李斯子

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

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

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

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謹器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積為之繼繫於項繼者結綴也繫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籀音獲繫音頤

大破之殺項梁時連雨自七月至

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

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鄭內曰音怡師古曰盱音許手反呂臣軍彭城東

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為魏王後九月

日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終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末改秦歷之前

懷王并呂

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於非歷廢也

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

蘇林曰長如郡守也韋昭

封武安侯將碭郡兵以羽為魯封長

日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

安侯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

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

歇大破之歇保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救

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

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師古曰約要也請明言契也自函谷關以西揔名關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

將莫利先入關師古曰不以關為利言畏秦也獨羽怨秦破項梁奮

勢晉灼曰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禍賊師古曰慄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為禍害而殘賊也慄音頻妙反又匹妙反悍音胡旦反

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如淳曰噍音祚笑反無擾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為無噍類

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數進取多所攻取也師古曰楚者總言

楚兵陳涉項梁皆是前陳王項梁皆敗孟康曰前陳王陳涉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此言前者陳王及項

梁皆敗今項得長者往非謂涉為前陳王也安有後陳王乎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

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扶字或作杖杖亦倚任之意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

父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

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

王項梁散卒乃道碭孟康曰道由碭至陽城與扛里孟康曰二縣名

也師古曰扛音江攻秦軍壁破其二軍秦三年十月齊將

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攻破東郡尉

於成武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十一月項羽殺

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

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嘉昭曰栗沛郡縣名也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

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也例未有稱謚者師古曰史失其姓名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奪

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

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師古曰建齊襄王子也立四十四年為秦兵所擊以兵降秦秦

虜之遷建於河內遂滅齊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

下虜王離走章邯師古曰章邯被破而走二月沛公從碭北攻

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文

曰聚邑名屬陳留國臣贊
曰陳留傳在雍丘西南
鄠食其為里監門服虔曰音歷其
基蘇林曰監門

也門卒
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

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師古曰踞反企也洗洗足
也踞音據洗音先與反酈

生不拜長揖曰師古曰長揖者
手自上而極下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

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

談沛公龍裝陳留臣贊曰輕行
無鐘鼓曰襲沛公以為為廣野君以其

弟商為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未拔師古曰開封縣
名屬滎陽

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師古曰白馬亦
縣名屬東郡又戰曲遇東

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遇音顯師古曰麟音丘羽反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師古曰

走也曰西二世使使斬之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司馬法曰斬以
徇言使人將行備示衆士以為戒四

月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文穎曰河南新鄭
南到潁川南北皆

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時趙別將司馬卬師古曰卬
音五剛反方欲渡河入

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孟康曰縣名也屬河
南魏文帝改曰河陰絕河津南戰

雒陽東軍不利從轅轅臣贊曰險道名也在緱氏東
南師古曰直渡曰絕轅音環至陽

城收軍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龔戰犍東師古曰
犍縣名

也龔音音昌由反大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師古曰

曰宛南陽之縣也音於元反沛公引兵過宛西師古曰未拔宛城
而兵過宛城西出張良諫

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高衆距險師古曰依險阻
而自固以距敵今

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

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市服虔

曰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晉灼曰文說
是也師古曰文晉一家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
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丈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
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遼亦徐緩之意也音黎

自到鄭氏曰到音姑鼎**其舍人陳恢曰**文穎曰主殿內小吏官名也蘇林曰蘭相如

為官者令舍人韓信為侯亦有舍人師古曰舍人親近右右之通稱也後遂以為私屬官號恢音口迴反**死未晚也乃**

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

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

必死故皆堅守乘城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也春秋左氏傳曰授兵登陴**今足下**

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還宛隨足下足下前

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

降師古曰共為要約計其降也**封其守因使止守**師古曰封其郡守為侯即令守其郡**引**

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

下足下通行無所累師古曰累音力瑞反**沛公曰善七月南陽**

守齕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

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晉灼曰功臣表成鯁也

王陵安國侯王陵也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穰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巨瓚曰時韓成封穰侯

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師古曰威鯁初從即為即以都尉守蕪城非至丹水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王陵亦非安國侯者晉說非也韋氏

改襄為穰者**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蘇林曰番音蓋亦穿鑿也

縣韋昭曰吳芮初為番令故號曰番君銷音吁亥反**與偕攻析酈**蘇林曰酈音踰躅之躅如

酈二縣名蘇如兩音並同耳**皆降所過毋得國掠**應劭曰國與虜同師

析縣今內鄉酈即菊潭縣也**秦民喜遣魏人審昌使秦**

古曰毋止之辭也音與母同他皆類止掠音力向反謂略奪也

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以為雍王瑕丘申陽下

河南服處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臣賈曰項羽所封河南五者耳何云姓瑕丘乎八月沛公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

關中師古曰自與沛公中分關中之地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

子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峽關

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

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

利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饒人令其啗食過其人數令敵疑有多兵秦將

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

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峽

關踰黃山鄭氏曰黃音廣蘇林曰黃音是也丘怪反擊秦軍大破之

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之元年冬

十月如淳曰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五星聚于東井應劭曰霸上地

沛公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

係頸以組應劭曰子嬰不敢龍衣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使人謂殺也所以帶封皇帝璽符節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

問璽書追而与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之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符節因為名將命者持

符

符

符

符

符

符

符

之以
為信
降枳道旁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師古諸將或

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

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遂西入咸

陽欲止宮休舍師古曰舍息也於殿中休也音也一日舍謂屋舍也樊噲會張良諫乃

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

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

法久矣師古曰苛細也音何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

對也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

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

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

至也當也服李二說意並得之自外諸家皆妄解釋故不取也抵音重禮反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

按堵如故應劭曰按按次第堵牆堵也師古曰言不運動也堵音觀凡吾所以來為父

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

侯至而定要東耳師古曰要亦約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

邑告諭之師古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隨徧至諸縣鄉邑而告諭也秦民大喜爭持牛

羊酒食獻尊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

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主或說沛公曰秦

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

王王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

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衝嶺今移東在河南穀城縣師古曰今挑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夾河

之岸尚有舊關餘
跡焉穀城即新安
母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

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

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

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

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

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

次也尊敬之次父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

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

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

是饗食士旦日合戰師古曰饗謂飲食也旦日明日也是時羽兵四十

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力

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纏夜

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俱死文穎曰特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

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白蘇說也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

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

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豪無所敢取文穎曰秋秋乃成好舉盛而言

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師古曰籍

謂為簿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

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戒

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

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服

曰巨音渠猶未應得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巨讀曰詎詎猶豈也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

如因善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

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坂曰名謝曰臣與將軍勳力攻秦師古曰勳

力并力也音力竹反又力周反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

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今者有小人言

令將軍與臣有隙師古曰隙謂間隙言乖離不合羽曰此沛公左司

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

范增數目羽擊沛公師古曰動目以諭之羽不應范增起出謂

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師古曰莊不忍項羽從弟汝入以劍舞因擊

沛公殺之不者為屬且為所虜莊人為壽師古曰凡言為壽謂進爵於尊者

而獻無疆之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

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噲聞

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讓羽師古曰譙

讓以辭相責也誰音才笑反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置車

官屬師古曰置留也獨騎與樊噲斬彊滕公紀成步

從閒道走軍晉灼曰紀成紀通父也服虔曰走音奏師古曰問空也按空隙而行不公顯也走謂趨向也服音是

矣凡此之類音義皆同使張良留謝羽問沛公安在師古曰安在何在也

他皆類此曰聞將軍有意欲誅之師古曰誅請視責也脫身去問

至軍師古曰脫免也不敢言辭為自免師古曰脫音他活反故使臣獻璧羽受

之又獻王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

公虜矣師古曰董音文江反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

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

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師古曰謂令沛公王關中羽怨懷王

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比較趙後天下約乃

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

師古曰讀功曰伐春秋左氏傳曰大夫稱伐本定天下諸將與藉也春正月

如淳曰春正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與正月當特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陽尊懷王為義帝實

不用其命二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貫道傳曰淮以北沛陳

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光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非是也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

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師古曰即今之

梁州南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孟

日縣名今槐里是章昭曰即周時大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更名廢丘司馬欣為塞王章昭曰在

長安東名桃林塞師古曰取河華之固都櫟陽蘇林曰櫟音為院塞耳非桃林也塞音先代反藥師古曰即

今之櫟陽董翳為翟王文穎曰本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王更名為翟都高奴師

縣是其地彭越為張敖師古曰即今當陽君英布為九江

師古曰六者縣名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

本古國皇陶之後王都六師古曰六者縣名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

師古曰六者縣名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

師古曰六者縣名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

師古曰六者縣名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

師古曰六者縣名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

師古曰六者縣名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

曰柱國上卿官也若相國矣共放其姓名也
孟康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師古曰共音龔

都江陵師古曰即今之荆州江陵縣

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文類曰邾音朱故齊王建孫

田安為濟北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

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鄭氏曰荼音茶毒之荼如淳曰音舒

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淄師古曰今在青州徙趙王歇為代

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

丞相蕭何諫乃止服虔曰稱丞相者錄事追言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

各就國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麾先是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軍聽命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項羽見高祖於鴻門已過戲水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

通以戲為麾字義見舊唐書韓傳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

之募從者數萬人文類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從杜南入蝕中

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師古曰即今梁州之褒縣也舊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隨室諱忠改為褒內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即閣也以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如淳曰今謂之閣道

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師古曰謳齊歌也謂齊擊手而歌多道

亡還者師古曰未至南鄭在道即亡歸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

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

計事者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師古曰齊讀曰齋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為場

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

君王於南鄭師古曰上王音于放反是遷也如淳曰秦法有罪遷徙之於蜀漢吏卒

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師古曰企謂舉足而竦身及其鋒而

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

師古曰寧安也各安其處不如決策東向因陳羽可圖師古曰圖謂謀而取之

三秦易井之計董勳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漢王

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聽信策部署諸將師古曰分部而署置留蕭何

收巴蜀租給軍糧食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孟康曰縣名屬

武都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好時縣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好

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好時縣又大敗走廢丘漢

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

將略地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為

齊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六月田榮

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師古曰鉅野澤名因以為縣今屬鄆

州眾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友梁地越

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服虔曰齊與燕王

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其地

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

韓王張良為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

中而齊梁畔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

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蘇林曰蕭公官號也孟康曰蕭令也

越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蘇林曰徇音巡撫其民人也孟康曰徇略也師古曰孟說

是音辭峻反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

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遣將軍薛

歐王吸出武關師古曰歐音烏因王陵兵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

南陽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

夏鄭氏曰音解借之假師古曰即今亳州陽夏縣不得前二年冬十月項羽使

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文類曰郴縣名屬佳陽如淳曰郴音緡師古曰說者或以為史記本

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殺之為錯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丹布使將追殺之郴

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是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非班氏之錯郴緡二字並音且林反 陳餘亦

怨羽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師古曰藉借也以擊常山王

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

趙歇立餘為代王張良自韓閒行歸漢漢王以為

成信侯漢王加陝師古曰陝今陝州陝縣也音式再反鎮撫關外父老師古曰

日鎮安也撫慰也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使韓太尉韓信

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

王還歸都揆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

郡降者封萬戶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言以善治河上

塞晉灼曰龜錯傳秦北攻胡築河上塞師古曰繕補也故秦苑囿池令民得

田之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園所春正月羽擊由榮以種植謂之園田謂耕作也園音宥

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

城郭齊人復畔之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率赦

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

賜民爵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

租稅二歲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音方目反其下並同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二

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

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

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師古曰繇讀曰徭以十月賜酒肉三月

漢王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之西濱東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名也即今之同州朝邑

縣界也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

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

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蘇林曰在河陰至洛陽新城

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

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蘇林曰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為賊敵乃

可服應劭曰為音無為之為和告天下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鄭氏曰為音人相為之為師古

曰應說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師古曰殺讀曰弑諸天

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李奇曰彼有仁我

不能以力服文穎曰以用也已有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師古曰為義帝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勇力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

東伐師古曰為並音于倫反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

也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義取天下則可比蹤於三王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

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如海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衣之袖也

哀臨三日師古曰哀哭曰臨音力禁反發使告諸侯曰天下

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

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悉發

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

諸侯王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王師古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擊有此稱號直言諸侯及王耳自謙言隨諸侯王之後也

楚之殺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

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應劭曰雍翟塞於韓也如淳曰塞翟魏躬河南

也韋昭曰塞翟韓躬魏也雍時已敗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

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躬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虜躬王印皆在

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乘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又叔孫通傳云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

彭城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指趣東伐楚到外黃

彭越將二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令定梁

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服虔曰大

也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

出胡陵至蕭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孟康曰故小縣在彭

城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

流師古曰殺人既多填於睢水圍漢王三市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

屋揚砂石晝晦師古曰晦暗也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

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家亦已亡不相得漢

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

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師古曰滕公夏侯嬰也審食

其從太公吕后間行反遇楚軍師古曰此審食其及武帝時趙食其讀皆與鄼

食其同音異其基而近代學者者鄼則為異其基審則為食其基趙則食其非也同是人名更無別義就中舛駁何所據依且荀悅漢紀三者並為

異其字齒可知矣太公吕后楚軍乃反與之相遇而見拘執羽常置軍中以為質諸侯

見漢敗皆亡去塞王欣翟王賢降楚躬王印死吕后

兄周吕侯蘇林曰以姓名侯也晉灼曰外戚表周吕令武侯澤也吕縣名封於吕以為國師古曰周吕封名令武侯其

謚也蘇云以姓名侯非也將兵居下邑師古曰縣名也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

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謂謁者隨何

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

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

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

軍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後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壽官各從其父壽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龍獲漢儀注云云氏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

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百射射戰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

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長者名籍給公家任也服音日韓信

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

間破之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築甬道屬河應劭曰音灼曰音冊師古曰音求索之索

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鄭氏以取教倉粟孟康曰教地名在榮陽西北山

上臨河有大倉魏王豹謁歸視親疾師古曰謁請也親謂母也至則絕河津

反為楚師古曰斷其津濟以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

水灌廢立廢立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

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曰河上即左馮翊也渭南京北也中地右扶風也師古曰凡新

置五郡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興關

中卒乘邊塞李奇曰乘守也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義與乘城同關中大飢米

斛萬錢師古曰一斛直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

漢王如榮陽謂鄠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張晏曰緩頰徐

言引譬喻也能下之以魏地萬戶封生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他皆類此食其在

豹不聽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

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

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師古曰乳臭言其幼少騎將誰也曰馮

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

將誰也曰項它師古曰它字考他同並音徒何反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

患矣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榮陽定魏地置河東太

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

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三年冬十月韓信

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服虔曰井陘山名在常山斬陳餘

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

癸卯晦日有食之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攻秦楚

使項聲龍且攻布韋昭曰且音子國反布戰不勝十二月布與

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皐項

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

服虔曰撓弱也師古曰音文敷及其子從木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師古曰漢樹立也

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

輟飯吐哺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所含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無智若童豎也

幾敗乃公事師古曰幾近也乃汝也公漢王自謂也幾音鍾依反令趨銷印師古曰趨讀自促促

連也他皆類此又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片以間

疏楚君臣師古曰間音居苒反次下反間其音亦同夏四月項羽圍漢榮陽

漢王請和割榮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羽急攻

榮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

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

誑楚可以間出師古曰間出投間隙私出若言間行微行耳於紀信詐為漢王而王出西門道是私出也

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

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文曰天子車以黃纛為蓋纛纛為之在左駘當纛上師古曰纛音毒又徒到及應說非也曰

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

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統

公守滎陽

應劭曰公者不知其若故曰公蘇羽見紀信問

林曰音擬不之擬師古音千容反

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縱公相

謂曰友國之王難與守城

師古曰謂殺先已經呼漢

因殺魏豹漢

王出滎陽至成臯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

說漢王

文穎曰轅姓生謂諸生

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

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

師古曰走亦謂趨嚮也音奏以後亦

同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

輯河北趙地

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不定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羣臣輯睦他皆類此

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

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

宛葉間

師古曰葉縣名古葉公之國音式涉反宛縣葉縣之間也

與黥布行收兵羽聞

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

渡睢

師古曰過睢水也睢音雖

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

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

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破走彭越

師古曰破之而令遁走

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

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

不趨降漢今為虜矣

師古曰若汝也趨讀曰促

若非漢王敵也羽

亨周苛

師古曰亨謂煮而殺之音普庚反他皆類此

并殺縱公而虜韓王信遂

圍成臯漢王跳

如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晉灼曰跳音獨出意也師古曰音說也音徒影反獨與

滕公共車出成阜玉門滕公曰成阜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

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

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李奇曰孛彗類也是謂妖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師古曰孛音步內反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

八月臨河南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軍小脩武欲復戰郎中鄭

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

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蘇林曰縮音以繩縮結物渡白

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師古曰所畜軍糧勿勿橐

音十復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名古南燕國攻下睢陽外黃

十七城九月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

阜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贊曰

致師師古曰李音攢說見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

梁地復從將軍師古曰從就也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

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兵與漢和四年冬十月

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王身酈生東走高密項

羽間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挑

成阜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

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郟在鄭地汜

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

馬各長史欣皆自到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

成臯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名就救倉食

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

圍鏡離昧於滎陽東師古曰昧音莫烏反其字從本末之末聞羽至盡走

險阻師古曰走音奏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于壯苦軍旅老

弱罷轉餉師古曰罷讀曰疲轉運餉饋也音式向反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

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師古曰數責其

罪也音所具反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

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

尊罪二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時上將

故言冠軍師古曰矯託也託懷王命而殺之也卿子冠軍以說是也羽當以救趙還報李奇曰前受命

趙當還反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

秦無暴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

四也師古曰挫而發之收取其財以私自也挫音其勿反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

五也許沆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李奇曰章郭等為王罪

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畔逆

罪七也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

楚多自與罪八也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

為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

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

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輕賤也何苦乃與公挑

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脅乃捫足曰虜

中吾指師古曰捫摸也傷脅而捫足者以安衆也捫音門中音竹仲反漢王病創卧張良

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師古曰行首下更反其下亦同毋令楚

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十一月韓信

與灌嬰擊破楚軍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齊

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為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為

趙王漢王疾瘡師古曰瘡與愈同愈差也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

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梟縣首於水上留四日

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居梁地

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

邊楚師古曰邊共為邊界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

怒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

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師古曰操持也音干高反秋七月

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筭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賦亦人百二十為一筭為治庫兵車馬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音莫客反漢王下令師古曰令音胡嫁反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師古曰棺音他皆類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師古曰棺音力贍反與作衣衾而斂戶於棺轉送其家師古曰轉傳送也四方歸心焉師古曰以仁愛

故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

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大公用弗聽漢復使侯公說

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應劭曰在滎陽

東南二十里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以東為

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

國君師古曰以其善說能平和邦國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

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有一分為少半而

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師古曰罷讀曰疲此天亡之時不因

其幾而遂取之師古曰幾微也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

王從之

高紀第一上

高紀第一下

班固

漢書一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聖注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已解於上止

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師

古曰後改為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

薛深澗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

兵且破未有分地李音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其不至固宜

師古曰理宜然也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師古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

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師古曰因信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

故曰非君王意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

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

以此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師古曰睢音雖從陳以東傳海與

齊王信師古曰信讀白附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

捐此地以許兩人師古曰捐棄也音七全反使各自為戰則楚易

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

一月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

周殷師古曰殷音甫畔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縣名即上所謂九江王都六者也

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也師古曰城父縣

隨劉賈皆會十二月圍羽垓下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汶縣聚邑

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略得

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言

吳歎越吟耳若以雞鳴為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

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亦雞鳴時乎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

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晉灼曰九江縣楚地悉定獨魯

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

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為魯公

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以魯公葬羽於穀城師古曰即濟北

穀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師古曰臨音力禁反封項伯等四人

為列侯賜姓劉氏師古曰皆羽之族先有功於漢者諸民略在楚者皆

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辟奪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

大字三百七 行真已卷二 一 五九

盧綰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

應劭曰兄伯早亡追謚之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

眾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師古曰更改也

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

下士卒師古曰言安輯魏地保其人眾也下音胡稼反常以少擊眾數破楚軍

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

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師古曰音弋庶反今天下事

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如淳曰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幸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

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也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

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張晏曰漢元年項羽

立芮為衡山王後又奪之地謂之番君是以曰故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

張晏曰秦以為人臣上書當言昧犯死罪而言漢遂遵之大王陛下應劭曰陛下者外堂之陛下者

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連尊之意也若今稱殿下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先時秦為五道

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

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

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上

下之分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並稱王是為比類相擬無尊卑之差別也地分音扶問反大王功德之著於

後世不宣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之著明者不宣於後世也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

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師古曰言賢德之人乃可有帝號虛言亡

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

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

又以辟陋之地師古曰辟讀曰僻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

功乎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

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其實宜願大王以

幸天下晉灼曰漢儀注民臣以其德以為僥倖也師古曰倖者吉而免凶可慶幸也故福喜之事皆稱為幸而死謂之不幸漢王

曰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

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師古曰綰盧綰也與博士繆

嗣君叔孫通孟康曰繆嗣邑名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

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強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為皇帝於定陶則

水在濟陰是也音敷劍反尊王后曰皇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

昭靈夫人詔曰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獨稱之故衡山王吳芮與子

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服虔曰非一種若全言百蠻也以佐諸侯誅

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

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

為長沙王臣瓚曰茂陵書象郡治臨塵去長安乃七千五百里文穎曰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其地非鬱林也

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

不得血食師古曰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茲

佐滅秦如淳曰閩音縉應劭曰音文飾之文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如音是也虫音許尾反項

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帝

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

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其歸者半之師古曰各白已其本王者復與歲也

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難也名數謂戶籍也

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師古曰復還也音扶目反吏以

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民以飢餓自賣

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

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如淳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無爵級

者皆賜爵為大夫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師古曰就加也級等也

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

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復音反又曰七大夫公乘以

上皆高爵也師古曰公乘第八爵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

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上謂天子

父立吏前曾不為決師古曰有辨訟及陳請者不早為決斷甚士謂也師古曰謂者失於事宜不可以訓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應

宅蘇林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如淳曰多自滿足也

而有功者顧不得師古曰顧音卷言若人反顧然比有公立私守尉長吏

教訓甚不善師古曰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長吏謂縣之令長其令諸吏善遇高爵

曰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今丞亢禮亢禮者長揖不拜師古曰異日猶言往日也亢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不獨謂揖拜也今吾於爵

非輕也更獨安取此師古曰於何得此輕爵之法也且法以有功勞行田

宅蘇林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如淳曰多自滿足也

而有功者顧不得師古曰顧音卷言若人反顧然比有公立私守尉長吏

教訓甚不善師古曰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長吏謂縣之令長其令諸吏善遇高爵

師古曰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長吏謂縣之令長其令諸吏善遇高爵

稱吾意師古曰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師古曰

曰廉察也廉字本作魏其音同耳帝置酒雒陽南宮上如淳曰尊位所在也但言上

不敢言通侯諸將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徹也通者

尊號耳也序列毋敢隱朕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下六之各歸與帝舜言

也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

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

武侯臣起魏相邴吉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

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縮及張良陳平之屬時皆在陵上陵不得

先對陛下媢而侮人師古曰媢易也讀與媢同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

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

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

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古曰公知其一未知其

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師古曰

曰填與鎮同鎮安也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

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師古曰傑言然獨出也此吾所以取

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

禽也羣臣說服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

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者赦

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傳四馬高足為

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輶傳急者乘二乘傳師古曰傳者若
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傳音張懸反

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為流涕發卒三千人

以王禮葬焉式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

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

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

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是日即其日也若者是日者拜婁敬為奉

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

赦天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

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以為燕王荆王臣信等

十人如淳曰荆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諱荆遂行於世

也左傳又云荆戶而舉亦已久矣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功最多請立

以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利幾反上自擊

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

潁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蘇林曰都以而利幾

恐反師古曰昔召通侯而利幾自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

治長樂宮六年冬十月今天下縣邑城張晏曰皇

食曰邑令各自築其城也師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

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章昭曰在南

師古曰夢讀如本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

執之詔曰天下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

盡圖其功師古曰新立言新即帝位也圖謂謀而賞之身居軍九年或未習

法令或以其故犯法韋昭曰言未習知法令而犯之者有司因說非也言以未習法令之故不知避罪遂致犯刑帝原其本情故加憐之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

天下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師古曰治謂都之也秦中謂關中秦地也

秦形勝之國也張晏曰得形勢之勝便也帶河阻山

縣隔千里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轉用持為州縣字乃更加心以別之非當借音他皆類此

戰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

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師古曰

於諸侯僻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加溥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

地勢便利其以下兵

夫齊東有琅邪即

墨之饒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

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北有勃海之利

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

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耳故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

縣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眾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人當諸侯百

萬也但文相避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三

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晉灼曰案文攻義蘇

說非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意也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

萬人也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言縣

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

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甲申始剖符封

功臣曹參等為通侯

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音普反

詔曰齊古

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

師古曰為國以封諸侯王

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脩絮者王齊荆地春

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

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荆王

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鄆郡今丹陽也吳郡本會稽也章昭曰

鄆郡今故鄆縣也後郡徙丹陽轉以為縣故謂之故鄆也師古曰鄆音章以碭郡薛郡郊郡三十

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

文穎曰薛郡今魯國是也郊郡今東海郡也師古曰郊音

談壬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

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

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

王徙韓王信都晉陽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

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道上

如復自復音複上下有道故謂

之復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

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

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

師古曰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

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

師古曰言有舊嫌者也

二計羣臣

為之柰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

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

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

師古曰趣讀曰促

罷酒羣臣

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上歸櫟陽五日一

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子三日土云二王

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

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李奇曰為恭也

如今卒持帚也師古曰彗者所以掃也音似歲反迎門卻行師古曰卻退而行也音立略反上大驚下

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

上心善家令言師古曰晉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故已賜黃

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

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

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

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被音皮義反自帥士卒犯危

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

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為皇

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師古曰太

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

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

銅鞮師古曰縣名也鞮音丁奚反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丘

臣王黃師古曰姓曼丘名臣也曼又丘毋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共立故趙後趙

利為王師古曰故趙六國時趙也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

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

什二三師古曰十人之中墮指者逐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

陳平秘計得出

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問遣人遺闕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因厄欲獻之闕氏畏其

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闕氏曰以計斷斷故秘不傳師古曰應氏之說出何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事當然耳非記傳所說也使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上

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奔國自

歸雒陽赦為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春令

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

應劭曰輕罪不至于髡完其形髮故曰耐耐字從多髮膚之意也杜林

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耐謂頰旁毛也多毛髮兒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侯表宜曲侯通耐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民

產子復勿事二歲

師古曰勿事不役使也

二月至長安蕭何治

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

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畫曰未央

五謂見之徒皆謂比闕公車司馬亦在比焉是則以比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西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治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

數歲成敗未可知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是何治宮室過度也

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師古曰就成也且夫天

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

有以加也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

官以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陽師古曰如往也八年冬上東

擊韓信餘寇於東垣孟康曰貞定也師古曰垣音轄還過趙趙相貫高

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

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一

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槨服虔曰槨音衛應劭曰小棺也今謂之槨歸其骸

縣給衣衾棺葬具如淳曰棺音貫謂棺斂之服也臣瓚曰初以槨致其尸於家縣官更給棺衣更斂之也金布令曰不幸死死所為槨傳歸所居縣賜以衣棺也師古曰初為槨槨至縣更給衣及棺備其葬具可不勞改讀音為貫也金布者令篇名若

至師古曰至京師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

守城邑者如淳曰平城左右諸城能堅守也皆復終身勿事師古曰復音方自反爵

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文穎曰即竹皮冠也賈人毋得衣

錦繡綺縠絺紵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綺細葛也紵織紵為布及疏也劉織毛若今駝及氈氍之類也操持也兵

九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絺音丑知反紵音竹縠音居例

反操音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自雒

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九年冬十月

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

玉卮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觥晉灼曰音支師古曰卮飲酒圓器也今尚有之為太上皇

壽師古曰進酒而獻壽也巳解於上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

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不能治產業不如

多詐狡獪為亡賴師古曰晉說是也獪音章外反

仲力服虔曰力勤力也今其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師古曰就成也與亦如也

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十一月徙齊楚大

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

十二月行如雒陽貫高等謀逆發覺師古曰利謂便好

逮捕高等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符送囚耳并捕趙

王赦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

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師古曰如

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

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

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

趙王敖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丙

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賢

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

其右者

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類此

上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盡

拜為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

沙王來朝夏五月大上皇后崩

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又項羽歸太

公呂后不見歸媼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媼為昭靈巫夫人高后時乃追尊為昭靈后耳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比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

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李奇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言追尊則明其已亡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

葬櫟陽宮明此長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也又漢儀注先媼已葬陳留小黃師古曰知晉二說皆得之無此太上皇后也諸家之說更有異

端適為煩穢不足采也

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

師古曰二輔黃圖云

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

赦櫟陽囚死罪已下

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持赦之

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

都九月代相國陳豨反

鄧展曰東海人名豨口豨師古曰豨音許豨反

白豨嘗

為吾使其甚有信

師古曰為音于為反

代地吾所急也封豨為列

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

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赦之

師古曰去謂棄也

上自

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為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

十城請誅守尉師古曰守者郡守尉者郡尉也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

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

者白見四人師古曰白於天子而召見也上媢罵曰師古曰媢者深汙也豎子能

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

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

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

下兵未有至者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揮之示速疾也魏武奏

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檄音胡歷反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

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後乎師古

曰樂毅戰國時燕將也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問豨將皆

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乃多以金購

豨將師古曰購設賞募也音構豨將多降十一年冬上在邯鄲

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

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也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師古曰即今博州聊城縣

漢將軍郭蒙與蒙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

入定代地師古曰道由太原也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師古曰殘謂多

所殺也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上怒

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

歲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師古曰代之縣也上還雒陽詔曰代地

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

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師古曰少

割以益之不盡取也頗音普我反後皆類此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

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

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知

溫良請立以爲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一歲

似遷都於中都也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師古曰意甚欲省賦歛也

今獻未有程師古曰程法式也吏或多賦以爲獻如諸侯王

尤多民疾之師古曰諸侯王賦其國中以爲獻物又多於郡故百姓疾苦之令諸侯王通侯

常以十月朝獻又郡各以其口數率師古曰率計也人歲六

十三錢以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

者莫高於齊桓師古曰伯讀曰霸皆待賢人而成名令天下

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師古曰特獨也患在人主不交故

也士奚由進師古曰奚何也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

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

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

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

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巨瓚曰周昌已爲趙相御史大夫是趙堯耳相國

鄴侯下諸侯王

巨瓚曰汝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鄴音贊師昌瓚說音也而或云何封鄴鄴音平何及非也案地理志南陽鄴縣云侯國師鄴縣不侯國也

陽鄴者是春秋時陰國所謂遷陰于下陰者也今為襄州陰城縣有鄴城城面見有蕭何廟彼土又有筑水筑水之陽音筑陽縣與鄴側近連接據何本傳何薨之後子祿無嗣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鄴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罷同更封延為鄴侯是知何封鄴國兼得筑陽此明驗也但鄴字別有鄴音是以沛之鄴

縣史記漢書皆作鄴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封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且地理志云王莽改沛

鄴曰贊治然則沛鄴亦有贊音鄴鄴相亂無所取信也說者又引江統祖淮賦以為盜此乃統之疏謬不可考數亦猶潘岳西征以陳之曲沃

為成師所居耳斯例甚多不可具載

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其有

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文穎曰有賢者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之

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有而弗言覺免年

老瘠病勿遣師古曰瘠瘵病也音隆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

族師古曰夷平也謂盡誅除之詔曰擇可以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

結相國何等請立子恠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罷

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雒

陽至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應劭曰太上皇思上欲歸豐高祖乃更築

城寺巾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師古曰徙豐人所居即今之新豐古城是其處復音方目反五月詔

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

三郡如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始皇略取疆梁地以為桂林象郡南海郡故曰三郡使與百粵

雜處李奇曰欲以介其間使不相攻擊也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

長治之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師古曰它古估字也書本亦或作他並音徒何反它者南海尉之名也姓趙長治謂為之長

師而治理之也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滅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粵

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為南粵王

使陸賈即授爾璽綬師古曰即就也就它稽首稱臣六月

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秋七

月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

有籌策上召見薛公言布形執上善之封薛公千

戶詔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群臣請立子長

為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

尉卒三萬人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

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方騎行障塞光武時省韋昭曰中尉即執金吾也為皇太子衛軍霸

上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荆王劉賈劫其兵度淮

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

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十二年冬十月上

破布軍于會缶孟康曰音會保邑名屬沛國靳縣蘇林曰缶音密晉灼曰靳縣鄉名也師古曰會音五外

反缶音丈瑞反蘇音是也此字本作密而轉寫者誤為缶字耳音保非也黥布傳則正作缶字此是明其不作缶也布走令

別將追之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

子弟佐酒應劭曰助行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

酣師古曰酣洽也胡甘反上擊筑鄧展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

瑟而細頸也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

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師古曰和音胡卧反上

乃起舞忼慨傷懷師古曰忼音口朗反慨音口代反泣數行下師古曰泣目中淚也

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顧念也吾雖都關

六十七

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

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

沐之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反古讀曰隊沛父老諸

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師古曰言日日樂飲也樂並音來各

反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衆多父

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也師古曰

之往也皆往邑西競有所獻故縣中空無人上留止張飲三日張晏曰張帷帳也師古曰張音竹亮

反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

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志耳師古曰極至也至念之不忘也吾特

以真為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廼并復豐

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洧水南北蘇林曰洧音兆皆大破之追

斬布番陽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韋昭曰代

也郡縣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

日者猶往日也全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

王臣等言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也沛侯濞重

厚服虔曰濞音滂濞師古曰音普懿反請立為吳王已拜上召謂濞曰

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

豈汝邪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徑可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

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師古曰應說是也拊謂摩循之然天下同姓

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

還過魯以大牢祠孔子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

王師古曰魏安釐王師古曰昭王之子也釐讀曰僖齊愍王

師古曰宣王之師古曰孝成主之子皆絕亡後其與秦始

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

忌各五家師古曰士忌即信陵君也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師古曰復

所陰謀師古曰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正盧縮使人之豨

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縮師古曰辟音

縮稱疾食其言縮反有端春二月使樊噲周

勃將兵擊縮詔曰燕王縮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

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迎縮縮稱疾不

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

上爵各一級與縮居去來歸者赦之師古曰先與縮居

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

王臣等請立子建為燕王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

世也立以為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

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

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師古曰輯與集同其有功者上致之王

次為列侯下乃食邑師古曰謂非列侯而特賜食邑者而重臣之親或

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

前漢紀二下

卷之九

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
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
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謂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
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答項羽曰吾翁即若翁
也揚雄方言云周晉奏禮謂父曰翁而臣項王稱
或云公公者此於上爵或云王者婦人尊稱皆皆矢之

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吏二千石徒

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盡獲師古曰復音亦自反吾

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不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

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師古曰擅專也音上戰反他皆類此布告天

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疾

甚呂后迎良醫醫晉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醫曰可治

於是上媼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下韓安國傳所云

三尺亦同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字後人所加耳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

鵲何益韋昭曰泰山盧人也各越人魏相侯時醫也臣瓚曰史記云齊勃海人也魏無相侯師古曰瓚說是也扁音步典反

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

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

次日曰王陵可然少驚師古曰驚愚也古音下紉反今則竹巷反陳平可以助

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

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

後亦非乃所知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復知之盧縮與數千

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曰異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為己身之

幸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臣贊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

也

盧縮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

故與帝為編戶民師古曰編戶者言列次名籍也編音鞭北面為臣心常

鞅鞅師古曰鞅鞅不滿足也音於亮反他皆類此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

不安師古曰族謂族誅之是亦此也以故不發喪人或聞以語酈商酈

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

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

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

兵還鄉以攻關中師古曰鄉讀曰嚮還嚮猶言反嚮內嚮也大臣內畔諸將

外反亡可躋足待也文穎曰躋猶翹也如淳曰躋音如今作樂躋行之躋晉灼曰許慎云躋舉足小高也

音矯師古曰晉說是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

下五月丙寅葬長陵臣瓚曰自明至葬凡二十三巳下蘇林曰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

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巳下棺也師古曰蘇音鄭說是也下音胡亞反 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

上自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止還之

於正道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

帝師古曰尊號謚也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

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

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定章程

如淳曰章歷正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叔孫通制禮儀陸

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如淳曰謂功臣表誓使河如帶大山若屬國乃滅絕

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如淳曰金匱指金勝也師古曰以金為匱以石為室重緘封之保慎之義藏

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鄧展曰若畫工規模物之摹畫昭曰正負

之器曰規者如畫工未施來事摹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謂立制垂範也給足也日不暇足言眾事繁多常汲汲也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

荀悅曰唐者帝堯有天下

號陶發聲也韋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臣瓚曰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也師古曰三家之說皆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得之矣其後有劉

累學擾龍事孔甲

應劭曰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也孔甲夏天子也師古曰擾音統又音饒范

氏其後也

師古曰晉司空士鷲之孫士會為晉大夫食采於范因號范氏

而大夫范宣子

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

師古曰范宣子即在夏為士會之孫士勻也

御龍氏

師古曰即劉累也

在商為豕韋氏

師古曰豕韋國名在東邵曰馬縣東南

在

周為唐杜氏

師古曰唐杜二國名也殷末豕韋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騶收奔晉士

會即隰叔之女孫也唐太原晉陽縣也杜京兆杜縣也

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

士師

師古曰言晉為霸主諸夏之盟而范氏為晉正卿

魯文公世奔秦

師古曰文公六年晉

襄公卒士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秦師納雍而趙宣子立靈公與秦師戰敗之于剗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後

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

師古曰文十三年晉人使魏壽餘偽以魏畔誘士會而納之秦人歸其幣

其別族留在秦者既無官邑而乃復劉累之姓也

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

魏文穎曰六國時秦伐魏劉氏隨軍為魏所獲故得復居魏也師魏古曰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疆盛交相攻伐故總謂之戰國

秦滅魏遷大梁

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徙大梁更號曰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都于

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

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

東遂為豐公

晉灼曰徙猶入也

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

墳墓在豐鮮焉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

則有秦晉梁荆之巫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置祠巫初便求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也世祠

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師古曰綴言不絕也由是推之漢承

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赤協于火德自

然之應得天統矣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臣瓚曰漢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

木得天之統序故云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

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為正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高紀第二下

高紀第二

班固

漢書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諡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諡自惠帝已

下皆稱孝也臣下以滿字代人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

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

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三年立為太子十二年

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

皇太后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嗣位為恩惠也

中郎郎中滿六歲

爵三級四歲二級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

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

曰外郎散郎也

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

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作郎三歲也不滿二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

耳 官尚食比郎中

應劭曰官官閣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

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即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有諸尚也

謁者執楯執戟武

士驍比外郎

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陞衛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驍驍騎也師古曰驍本殿之殿

者後又令為騎因謂驍騎耳

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

二級

師古曰武士驍以上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舍人以上太子之官屬

賜給喪事者二千石

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

史五千

如淳曰律有十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古曰自五百石以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今又言二百石者審備其

等視作序上者將軍四十金

服虔曰序上廣上也如淳曰序開也開土地為家墻故以開

斥言是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也與萬錢也

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

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復十五

稅一

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而稅

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目反

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官自皇帝

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

文穎曰言皇帝者以別仕諸王國也

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六國之後咸慕鄉邑或貪逸豫樂仕諸侯今特為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官人教帝書學有可表異者也

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陛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官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

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為所知故亦優之所以云及耳非謂凡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宦人教書學也左官之律起自武帝此時

未有禮記曰官學事師謂凡仕宦非闕寺也盜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

古者頌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

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當

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

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

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

外公孫謂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血屬嬋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春者婦人不豫外留但春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主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術胸鞮單于去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連音連

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孟康曰不加肉刑民年七

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鬻音他計反又曰吏所治民也

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治為民也師古曰為音于

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

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涓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

軍賦他無有所與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而同居業者若人十言同籍及

令郡諸侯王立高廟師古曰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書本郡下或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三

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九為六石若今贖罪入三十疋縵美師古曰今出買爵之錢以贖罪

賜民爵戶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

公主邑尊公主為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憂

不得脫故從內史之三謂尊公主為齊太后以母礼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為會王自合稱太后間特齊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

二十

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寬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為王以母為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并母因偃乃為太也

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師古曰家人言無人乙亥夕而不見隴西地震夏旱郃陽侯仲薨師古曰家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師古曰家長安三十日罷鄭氏曰城面故速罷一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

奴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應劭曰搖越王句踐之苗裔也師古曰越之兵助高祖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云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六月發諸侯王列侯

徒隸二萬人城長安秋十月都廢災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說及漢書无名字自皇甫謐

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師古曰弟者言能以順道事其兄也弟音徒計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反復音方目反除挾書律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長樂宮鴻臺災宜

陽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詩七月丙子織室災師古曰王織作繒帛之處

五年冬十月雷桃李華東萊實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夏大旱秋八月己丑相國參薨師古曰曹參也九月長安

城成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家長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賣爵女子年

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應劭曰國語越三句歲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

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准買人与奴婢夏

六月舞陽侯增薨師古曰起長安西市修教舍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樂陽師古曰車常換軍與者若近代之成車也

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材官解在高紀太尉灌嬰將春正月

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師古曰既盡也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九

月辛丑葬安陵臣瓚曰自崩至葬九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十里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

恩敬篤矣師古曰篤厚也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

古曰懼讀曰瞿瞿然失守兒音居其反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也師

古曰說讀曰悅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師古曰謂殺趙正戮

感天人因以憂疾不聽政而崩悲夫

惠紀第二

高后紀第三

班固

漢書二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后呂氏

荀悅曰諱雉 多言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諱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姁

音許于反

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

三人

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凡謂周呂侯澤建威侯釋之

惠帝即位尊呂后為太

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

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

幼太后臨朝稱制

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其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

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

大赦天下廼立兄子呂台產祿台

子通四人為王

蘇林曰台音胞胎

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語在

外戚傳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
三族臯妖言令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為妖言今謂重酷皆除之議未決而

崩今除之二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
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夏五月丙

申趙王宮叢臺災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在邯鄲城中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立孝
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如淳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以孝惠子侯晉灼曰漢注名長章

昭曰今不疑為恒山王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弘為襄城侯
朝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武為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飭讀與勅同其字從力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萬民大安草

不受休德師古曰休美也音虛軒反他皆類此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

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
朝位師古曰以功之高下為先後之次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

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師古曰平言陳平謹
與絳侯臣勃師古曰周勃曲周侯臣商師古曰商潁陰侯臣嬰

師古曰權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師古曰王陵列侯幸得賜餐錢奉
邑應劭曰餐與食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類曰食邑中更名筭錢如今長吏食奉自復勝錢即租奉也章昭曰執食曰食酒有曰

錢粟米曰奉稅租奉祿正所食也四時得間賜是為食錢食小食也師
古曰餐食同一字耳音千安反食所謂吞食物也餐錢賜爵膳錢也奉
邑本所食邑也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

奉音扶用反第一第臣請臧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美道二之次

曰縣有夷蠻曰道師師古曰武都武都道山崩道屬武都郡夏六月丙

戌晦日有蝕之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八銖錢

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大重更鑄英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師古曰水所漂沒也秋星

晝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

永巷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執婦珥待罪永巷後改爲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詔曰凡有

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呂

使百姓欣然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

皇帝疾久不已天怒民亂不能繼嗣奉宗廟

守祭祀不可屬天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廿議代之羣臣皆

曰皇太后為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頓首

奉詔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為皇帝晉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為常

山王子山為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即不疑也以弟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義更名弘漢書一之書弘以為

正也師古曰即元年所立弘為襄城侯者晉曰說是也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

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秋八月淮陽王彊薨九

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

應劭曰長陵高祖陵尊之故增其令秩也六月城長陵張晏曰起縣邑故築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長陵

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
庭諸官寺皆在中是即就陵為城非止讀也
阿陽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或作河陽者非也行五分錢應劭曰所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

丁丑趙王友幽死于邸已丑晦日有蝕之既以梁

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

為琅邪王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

也武哀侯張晏曰高帝兄弟也宣美高皇帝兄弟也如淳曰皆追謚號謚不稱

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

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

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盜長沙遣陸慮

侯竈將兵擊之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也後避虜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慮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孟康曰中官也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

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關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關人也諸中官官者令丞皆賜爵

關內侯食邑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異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也師古

曰諸中官凡關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官者今丞官者署之令丞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

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

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即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

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師古曰顯讀與尊同自知背高皇帝

約師古曰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

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為婦知

其謀迺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
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邪
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
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
變而共誅之師古曰變謂發動也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
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師古曰給誑也
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
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
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師古曰藩之往也延
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師古曰歸

軍印以兵屬太尉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

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

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

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

師古曰猶豫名也爾雅曰猶如磨善登木此獸生多疑慮常

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父之無人然後敢下須更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鹿兩俗謂犬子為猶大隨人行每務在前待人不得又來未有所決祿信寄與俱出游

過其姑呂嬃

張晏曰嬃音須師古曰呂后妹

嬃怒曰汝為將而棄軍

呂氏今無處矣

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

迺悉出珠玉

寶器散堂下曰無為它人守也八月庚申平陽侯

竄行御史大夫事

師古曰亮出曹參子也音竹出反

見相國產計事郎

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師古曰數賁之也音數具反曰王不早

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

狀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為從以敵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容反平陽侯

竄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

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王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

表云紀通紀成之子以成死迺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師古曰矯詐也詐以

命也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師古曰揭音竭

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

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呂兵

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

劉氏左袒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偏脫其一耳袒音非早反軍皆左袒勃遂將

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

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

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毋內俳

徊往來師古曰俳徊酒傍惶至進之意也俳音裴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

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鄧展曰誦言公言也迺謂朱虛侯章曰

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見產廷中曰舖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從

官亂莫敢鬪者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如淳曰百官表

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具府在宮中後轉為始祿勳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

府在宮中後轉為始祿勳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

師古曰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適從與載因節信馳

斬長樂衛尉呂更始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符用為信也章與始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

還入北軍復報大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

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殺呂頹分部悉

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大臣相與陰

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

之尊立文帝語在周勃高五王傳

贊曰立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

欲無為故惠帝拱已師古曰垂拱而治高后女主制政不出

房闈師古曰闈宮中小門音他曷反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

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高后紀第三

正統八年刊吳郡

文紀第四

班固

漢書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頽 師古註

孝文皇帝

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應

高祖中子也母曰薄

姬

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惣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臣瓚曰漢杖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

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美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女後因惣謂衆

妾為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衆妾惣稱則近之

不當音怡宜依字讀耳瓚說謬也

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恒

為代王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

張晏曰代王之十七年也

諸呂

謀為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

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

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

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反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

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服虔曰喋音蹀蹀履之蹀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為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頰反

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

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

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

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師古曰卒終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

王子弟地大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大牙言地形如犬之牙

交相入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

惠師古曰約省也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

立諸呂為三王一曰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

軍一呼師古曰呼明也音火故反他音類此士皆袒左為劉氏畔諸呂卒

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

姓弗為使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

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

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

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

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

曰非筮曰卦卜以荆灼龜文正橫也占曰大橫庚庚念為天王夏啟以光

服虔曰庚庚橫兒也季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嬪賢至夏啓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改也師古曰繇音文救反本作籒籒籒書也謂讀下詞

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

遣太后弟薄昭見大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

者師古曰說所以迎代王之意也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

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

車之右以滿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二也蓋取三人為名義耳

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云乘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

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往長安北三里丞相已下皆

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

下拜大尉勃進曰願請問師古曰問容也猶今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

眾顯論也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他皆類此

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各邸邸至也心所歸也音丁禮反他皆類也

閏月己酉入代邸群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

御史大夫臣蒼文頴曰張蒼宗正臣郢文頴曰劉郢朱虛

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劉揭也師古曰揭音竭再拜

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師古曰不詳其有爵位故

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也仲名喜為代王後廢

之子約曰若蕭何人封為鄭侯也頃王后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為代王後廢

為頃陽侯子漢為吳王故追諡為頃王如

淳曰王子侯表曰合陽侯喜以子淳為王追謚為頃王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口須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鄭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陰安侯知其為頃王后也案漢祠令陰安侯高帝嫂也師古曰諸謚為頃者漢書例作頃字讀皆曰頃琅邪王文穎曰列侯劉澤也

更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佞不

材不足以稱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皆同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弟也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因請代王西鄉讓者

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鄉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師古曰鄉讀曰鄉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

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師古曰忽急忘也願大王幸聽臣

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

列侯以為其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群臣以次侍師古曰各依職位使太僕嬰東牟侯與君先清宮

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虞非常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法駕者侍中駟乘奉車即御屬車三十六乘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

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師古曰行謂兼行也音下更反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

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師古曰間者猶言中謀為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

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

戶牛酒

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

定數也

醕五日

服虔曰醕音蒲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

日也師古曰醕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醕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元年冬十月辛亥

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

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遣將

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

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平與太尉勃等

謀奪產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

襄平侯通持節承認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

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

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

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十

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

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

子師古曰蚤古以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

神明未歆饗食也天下人民未有隱志應劭曰隱音篋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

下焉晉灼曰嬗古禪字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

日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帑讀與奴同假借字也

師古曰蚤古以

應劭曰隱音篋

師古曰重謂增

師古曰安猶徐

也言不宜及汲

耳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

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閔天下之義理多矣

如淳曰閔猶更歷也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

也皆秉德以陪朕文類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

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

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

而曰必子師古曰必將傳位於子人其以朕為志賢有德者而專

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師古曰不取猶言不用此為善也有

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師古曰治安言治理

而且安寧也有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已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用此道

也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

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

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

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師古曰設置立也謂立此法也今釋宜建

不宜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啟最長文類曰景帝名敦厚慈仁請建以為

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

師古曰雖非已生正嫡但為後者即得賜爵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三月有

司請立皇太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毋實氏為皇后詔

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

...

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亡

服虔曰沾音反沾之沾孟康曰沾音

屋簷之檐如淳曰沾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

而莫之省憂

師古曰省視也為民父

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皆

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自別有訓貸音豈戴反

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

師古曰存省視也

師古曰煖温也音乃短反

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

師古曰存省視也

又無

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

聞吏稟當受鬻鬻者或以陳粟

師古曰稟給也鬻鬻也陳久舊給米使為糜鬻也陳久舊

也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鬻鬻音之六反淖弱也音女發

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

師古曰使

其備為條制

有司請令縣道

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此制也有蠻夷曰道

年八十已上

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

賜帛人二疋絮三斤

師古曰絮綿也

賜物及當稟鬻粟者長

吏闕視丞若尉致

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老後及之詞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

不滿

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

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

如淳口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開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師古曰如說是也行音下孟反

不稱者督之

曰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

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蘇林

歲為罰作二歲刑以土為耐耐能任其罪也師古曰刑為先彼刑也有罪在吏未決者也言八十九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此賜物

今條申也

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

大水潰出

師古曰旁決曰潰上湧曰出

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

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

師古曰自代來時有功者

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

師古曰狐之為獸其

性多疑每渡水河且聽旦渡故言疑者而稱狐疑

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

廟已尊昌為衛將軍

師古曰尊高也高其官秩

其封昌為壯武侯

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師古曰張武等

又曰列侯從高帝入

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

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

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

南王舅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為靖郭侯

如

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郭侯駟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為郭乎郭音一戶反

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

庶反二年冬十月丞

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

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

侯多居長安邑遠

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

吏卒給輸費苦而列

侯亦無繇教訓其民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其令列侯之國為吏

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

十一月癸

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

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

治

師古曰治音直吏反

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

師古曰適讀曰諱責

也音張革反見音胡電反

災孰大焉

師古曰災莫大於此

朕獲保宗廟以微眇

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子一人唯

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

累三光之明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

思朕之過失師古曰謂此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勻以啓告

朕師古曰勻音蓋勻亦乞也啓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為恩惠也商書說命曰啓乃心沃朕心及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逮及

也不逮者意慮所不及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師古曰省減也

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音所頌反

是以設備未息日憫寢視不安兒也孟康曰憫猶介然也非姦非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憫音下板反

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師古曰飭整也音敕其罷衛將

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曰遺遺留也財與纒同纒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留纒足充

餘皆以給傳置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春正

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攢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藉謂蹈藉也師古曰贖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斯則藉非假借明矣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師古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民謫作

縣官及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

所以為糧食也貸音吐戴反種音之勇反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

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趙

王遂弟辟疆師古曰辟疆言辟禦疆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疆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闢疆讀曰疆

闢疆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疆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愷則其

義兩說並通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

他皆類此

大學百三十一

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

興居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

揖為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 誹謗之木

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說非是也 所以通治道而來

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詿言之罪

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詿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詿與效同 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

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

上以相約而後相謾

師古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音莫連 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

民之愚無知抵死

師古曰抵觸也亦至也 朕甚不取自今已來

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

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前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

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書所吏反 詔曰農天下

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

故生不遂師古曰衣食之絕致有夭喪故不遂其生 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

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

有食之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

十二月太尉頽陰侯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

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竇嬰良

其師古曰殺之於其家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

黃河之南即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

白羊所居軒作樂賜以酒食高昌等處麻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

嬰擊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上自甘泉之高奴師古曰之往也因幸太原見故羣臣

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師古曰里別率賜之復晉陽

中都民三歲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晉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

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

於是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臣瓚曰漢帝年

紀為陳武此云柴武為有二姓將四將軍十方衆擊之祁侯繒賀為將

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

背德反上誑誤吏民師古曰誑亦誤也音卦為大逆濟地吏民

兵未至先自定及呂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

師古曰復音方與王興居去來者赦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八月虜

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

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

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音豫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月封

齊悼惠王子七人為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

尉詔獄作額成廟

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額見城故名之應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

額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額成賈誼曰因額成之廟為

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

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

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即為名於義無取又書

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

應劭曰聽更造四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大輕小更作四

民故鑄也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

小者是也七年冬廢遷蜀嚴道死雍

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也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

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大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夏四月

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眾患災如淳曰東闕與其

辛眾患山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眾患獨災也師古曰眾謂連闕曲闕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眾眾然一曰屏也眾音浮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長星出

于東方文穎曰彗長三星其上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彗字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文或二文或一文無常也九年

大法彗星多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兵革事

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鄭氏曰昭殺漢使者

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待

郎酌為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比郎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是也十

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

-12 183 33 907" data-label="Text">

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月出孝

大學三百三十一

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傳

張晏曰傳信也

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榮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榮或用繒帛榮者刻木為合符也傳音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

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

師古曰辟讀曰關關開也

歲一不登

民有飢色

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衆庶飢饉是無蓄積故也

是從事焉尚寡

而吏未加務也

師古曰從事從農事也

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

樹

師古曰樹謂藝殖也

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

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

師古曰省視也

將何以勸

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

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

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

無應令

師古曰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

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

備也其遺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

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

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

百石加三匹

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

力田常負

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負廣教化也

令各率其意以道民

焉

師古曰道讀曰導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

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師古曰

日令立耕桑之禮制也

夏除秘祝

應劭曰秘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秘也

語在郊祀

志五月除肉刑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

之本務莫大焉今瘞身從事晉灼曰瘞古勤字而有租稅之

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李奇曰日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

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餘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

帛絮各有數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

卬師古曰功臣表云餅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卬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卬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即卬之去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卬後何從而知之乎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

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

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

教令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

太后固要上乃止文穎曰要却也哀痛祝誓之言於是以東陽侯張相

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

匈奴匈奴走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

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師古曰敏材識捷疾

而又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師古曰媿古愧字其廣增諸祀壇

場珪幣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地為場幣祭神之帛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

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師古曰以賢為上然後及親也至明

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福

假借用耳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

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師古曰與音預是

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曰成紀隴西縣上乃下詔議郊

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

師古曰五廟即下渭陽五帝之廟也語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

五帝赦天下脩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

時致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

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以言師古曰傳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語在

龜錯傳師古曰錯音千故反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

渭陽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五月立齊悼惠王子

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為王秋九月得玉杯助應

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張晏曰新垣平侯曰冉甲以為言祥故改元以來延年之祚也冬十月新垣平詐

覺謀反師古曰以詐事發竟自恐被誅因謀反也夷三族春三月孝惠皇后

張氏薨張晏曰后黨於呂氏詔曰閒者數年比不登

師古曰比猶頻也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

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師古曰與讀曰

數音弋於反下皆類此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

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

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

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徒各反以口量地其於

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

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蕃亦多也音扶元反為酒

醪以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靡音糜六畜之食焉者

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與丞相

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

遠思無有所隱也 二年夏行幸雍城陽宮蘇林曰城

音城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晉灼曰黃圖在扶風 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詔曰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

荒之外不安其生師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

荒封圻之內勤勞不處師古曰圻亦畿字王畿千里不處若不獲安居二者之咎

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

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

以重吾不德師古曰諭曉告也重音直用反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

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

為之惻怛不安師古曰惻痛也怛悵也怛音丁曷反未嘗一日忘於心故

遣使者冠蓋相望結徹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徹如結也以諭朕志

於單于師古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蟬今單于反古之道師古曰反還也計社

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借之大道師古曰借亦俱也之往也趣也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元善也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官

奴婢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

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

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

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名免耳此

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文故楚相蘇

意為將軍屯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鴈門將軍張武屯

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

曰長安細柳舍在渭北近石櫛張母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

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單長女

西細柳渭北棘門霸朝上此則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

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孟康曰在長安比秦時宮門也如以

備胡夏四月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蝻也食苗為災今令諸

侯無入貢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減諸服御損郎

吏負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君曰庾胡公以振民民得賣

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

即位二十三年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

不有死師古曰始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

哀師古曰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

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

崩又使重服久臨師古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以罹寒暑

之數師古曰罹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

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謂天下何朕獲

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

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師古曰寧音

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方之內耳靡有兵革師古曰靡無也朕既不敷

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惟蓋謂忝辱也行音下更反

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

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

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與音弋於反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語猶然其意可曉矣其令天下吏

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師古曰令謂此詔文也無禁取婦嫁

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伏

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跳也晉灼曰漢語作跳跳徒跳也師古曰孟晉曰一說是也經帶無過三寸

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無發

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

音禮畢罷非日及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師古曰為下棺

也音義與高紀同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織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

十七月豈有二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它不在令中者

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布告天下使

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

下川流不遏絕就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已下有美

其水名以為陵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

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

屯將軍師古曰典屯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

軍以備非常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音扶目反發近縣卒萬六

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臧郭穿復土屬將軍武

數乙已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

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師古曰弛廢嘗欲

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

產也師古曰中謂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身衣弋如淳曰弋皂

極為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

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

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

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

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

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表盎等諫說雖切

常假借納用焉子欲所以元是張武等受賂金錢

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

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

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之非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嗚呼仁哉

漢紀第四

景紀第五

班固

漢書五

秘書監護軍琅邪縣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謚法布義行剛曰景文帝太子也母曰

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

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九月

有星孛于西方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

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

也始受命也宗也始受命也宗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

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

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酎音直救反奏武德文始五行

之舞

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舞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月箒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

樂志 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

通關梁不異遠方

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

除誅謗去肉

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群生

師古曰遂成也達也

不受獻

師古曰若讀曰嗜

罪人不帑

蘇林曰刑不及妻子師古曰帑讀與孥同

不誅亡

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

既不敏弗能勝識

師古曰敏材智速疾也勝識盡知之

此皆上世之所不

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

師古曰上世謂古昔之帝王也

德厚恇天地利

澤施四海

師古曰作等也音牟

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

不稱朕甚懼焉

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

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

德之舞

師古曰昭明也

以明休德

師古曰休美也

然后祖宗之功德施

千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

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

師古曰申屠嘉陛下

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

臣嘉等愚心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

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

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

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

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

張晏

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

臨祭宗廟皆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請宣布天下制曰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

可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

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硤陘無所農桑穀畜師古曰硤謂硤墾墾

薄也陘謂補隘也穀謂衰養之畜謂收或地饒廣薦草莽

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深曰莽其議民欲徙

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遣御

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文頴曰姓嚴諱青翟臣瓚曰此陶青也莊

青翟乃自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傳習不曉妄增翟字耳非本作紀之誤

五月令田半租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

賈論輕師古曰帝以為常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論輕

太輕故令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蘇林曰著音著情之著師古曰蘇音非也著音

著作之著音竹第反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師古曰丞相申屠也吏及諸有

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按察也音平更反其與

飲食計償費勿論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也它物若買故賤

賣故貴皆坐臧為盜沒入臧縣官師古曰它物謂非飲食者吏遷

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

伍免之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

除名也謂之士伍者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

捕告界其所受臧師古曰界與也以此所受之臧與捕告者也界者必非也二年冬

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

師古曰舊法二十一今止二十更為異制也傳讀曰解解在高紀春三月立皇子德為河間

王闕為臨江王師古曰闕音一曷反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

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太皇太

后崩服虔曰文帝母薄太后也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何孫

係為列侯師古曰係音胡計反秋與匈奴和親三年冬十二

月詔曰襄平侯嘉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嘉平侯紀通以父

此合豈更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晉灼

名嘉乎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知也師古曰此解非也恢說

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

其餘子不與恢說論恢說及妻子如法春正月淮陽王

宮正殿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

南王辟光師古曰辟音重又音闕其義兩通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

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師古曰周亞夫大將軍實嬰將

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昆錯以謝七國晉灼曰錯音錯置之錯師古曰是古朝

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萬

級追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蘇

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夏六月

詔曰逆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誑誤吏民

吏民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言不得已止而從之非本心也今濞等已滅吏民當

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敖等

與淖等為逆師古曰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

宗室立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禮元王後孟康曰禮立元王子也

皇子崇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

反備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

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臨江王閔薨十

月戊戌晦日有蝕之五年春正月作湯陵邑

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遣公室

嫁匈奴單于六年冬十二月雷霹雨秋九月皇后

薄氏廢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

子榮為臨江王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

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賜民為父後

者爵一級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子為列侯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

苛昌皆嘗為御史大夫而從昆弟也故正言之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

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誅策應劭曰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大

鴻臚故其薨奏其行迹賜謚及哀策誅文也臣瓚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有官表云武帝太德元年更以大行為大鴻臚与此錯

師古曰誅者述累德行之文音力水反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

行奏謚誅策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晉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官故以此名之臣瓚曰大行是官

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令者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故事之尊重

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為大鴻臚改行人為大行奏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人為大行令當是表

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視喪事因立嗣

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弔視喪事因立嗣其薨

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

師古曰輓謂引車也畢事畢葬事也輓音晚

匈奴入燕改磔曰棄市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以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之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磔音竹客反

勿復磔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

膠東王秋七月更郡守為太守郡尉為都尉師古曰更謂改

其九月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事者四人子文穎曰楚

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

皆為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

官師古曰所以抑損其權春正月皇太后崩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曰帝崩後六年薨亡凡立五十一

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今此言皇太后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瓚曰王楙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言太后

誤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廢后死不書又不言崩瓚解為謬

夏旱禁酤酒師古曰酤謂賣酒也音工護反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蝕之立皇子乘

為清河王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贊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

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

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服虔曰綰衛綰也夏蝗秋

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

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師古曰如說是腐音輔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

一級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更名諸侯丞相

為相師古曰亦所以抑黜之令異於漢朝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

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更或不奉法

令以貨賂為市明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以苛為察以刻

為明令亡罪者失戰朕甚憐之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有罪者

不伏罪姦法為暴其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

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曰厭服也音一瞻反讞平議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十二月改諸官名定

鑄錢偽黃金棄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偽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其多而終不成民亦謂知其意犯者知因此定律也師古曰應說足春三月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夏四月梁王

薨分梁為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五月詔曰

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乃孕反車六

百石以上皆長吏也張晏曰長大也六百石位大夫亡度者或不吏服

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轎應

劭曰車其反出所以為之藩屏繫塵泥也二千石双朱其次乃備其左較以輦為之或用革如淳曰輦音反小車兩屏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

說輦車之說也左氏傳云以藩載轅盈即是有郭蔽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矣輦音甫元反較音方遠反千石至

六百石朱左轡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

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

法令者應劭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爵中

尉及左右內史也應說失之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更多軍功車

服尚輕故為設禁又惟酷吏奉憲失中廼詔有司

減笞法定箠令語在刑法志師古曰董音止必發六月匈奴入

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

死者二千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万疋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後元年

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

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

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獄者務

先寬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

爵右庶長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有賜爵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也夏大酺五日

民得酤酒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蝕之條

侯周亞夫下獄死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晉灼

死發車騎材官屯師古曰屯鳥門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

粟没入之師古曰食讀曰飲没入者没入其馬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

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應劭曰纂今五米屬絳是也組者今綬紛

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省之師古曰省音所領反

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

正統八年刊

條是也臣贊曰許慎云慕赤組也師古曰瓚說是也絳會也會農事
五綵者今謂之錯綵非慕也紅讀曰功絳音子內反條音宅牢反

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

而能立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

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師古曰省音所領反繇讀曰搖

欲天下務農蠶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師古曰畜讀曰蓄彊毋

攘弱衆毋暴寡師古曰攘取也音人羊反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

長師古曰遂成也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各安在或詐偽

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也臣贊曰律所謂矯枉以稱吏耳吏以貨

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奇曰年食苗根虫也侵牟食民北之群賊也師古曰漁

言若漁獵之為也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斐曰奸

法因法作郤也六穎曰與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友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其令二千

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耗同音莫報反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

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馱也其唯廉士寡欲易

足今此言筭十以上廼得官服虔曰此言萬錢筭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

知榮辱限些言十筭廼得為史十筭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些言又不得官故戒些言四筭得官矣師古曰些言讀與些同它皆類此

廉士筭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些言又不得官朕

甚愍之些言筭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師古曰長利長獲其利秋大旱二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

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

識其終始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間歲或不登意為未者衆

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

物師古曰樹殖也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王者坐臧為盜

章昭曰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顧庸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皇太子冠賜

民為父後者爵一級甲子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三十二

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八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馬師古曰四師古曰八匹也吏二

千石黃金三斤吏民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終

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二月癸酉葬陽陵臣贊曰自崩及葬凡十國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師古曰此論語

載孔子之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馭以政化淳一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信哉周秦之敝罔

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曰不可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

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年載

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衆也醇不澆雜周云成

康漢言文景美矣

景紀第五



卷6-卷36

